

戲曲逸集

(内部资料)



目 录

- 闹碾房（拉场戏）……………苗中一（1）
- 求 师（小戏曲）……………王 典（18）
- 无尚光荣（小戏曲）……………张中梁（28）
- 松猪记（小戏曲）……………盖 生（55）
- 心在槽头（小吉剧）……………苗中一（75）
- 双喜临门（小吉剧）……………李桂钟（87）
- 耍彩礼（小戏）……………杨维宇（116）
- 警钟长鸣（评剧）……………庄玉林 李铁人 李占学（137）
- 拥军鞋（拉场戏）……………王 典 李德焕（162）
- 彩线放光（小戏曲）……………张中梁（173）
- 红领巾（小吉剧）……………苗中一（188）
- 丰收粮（小吉剧）……………王育林 王德发（200）
- 二大妈探病（拉场戏）……………王 典（211）

闹 碾 房

(拉场戏)

苗 中 一

地点：东北某农村。

时间：腊八以后某天早晨。

人物：柴振和——四十五岁，生产队饲养员（称柴）。

凤大娘——四十八岁，农村妇女（称凤）。

银 春——二十三岁，下乡知青，凤大娘的未婚儿媳（称银）。

〔幕启：天已放亮，屯里传来鸡叫声。凤大娘农村打扮在音乐声中兴冲冲地上。〕

凤：（念）喝过腊八粥，过年有盼头。

（白）这真是风情变了，头几年乡下人总惦着往城里跑，现在呢，又倒过来了，城里人忽拉巴的都想往乡下蹓呢！听说我那没过门的儿媳妇也要下乡。你说把我乐的，哈哈……这觉也少，端起饭碗就饱，一走道还带小跑，好玄没岔气儿。光听说我儿媳妇叫银春，可是我这当婆婆的还没见过人家的面呢！别看我厉害，在媳妇面前哪，嗯！可得板着点，我得板板正正的象个当婆婆的样儿，把她老老实实拴在我

们乡下。我先把过年的米淘了，准备着，城里人都爱吃粘饽饽呀。为使驴，我昨天去找队长，队长叫我跟老柴头商量商量，不用商量，准不行。我呀，我给他来个先斩后奏，起早我就把毛驴牵来了，等老柴头知道了，我也把面轧完了。我就不信那个劲儿，他还能办我个啥罪是咋的！

凤（唱）听说儿媳妇要下乡，
乐得我老婆子成天忙。
我这个人生来就顾脸面，
一宗宗一样样一宗宗一样样都办妥当。
城里人不常吃黄米面，
他们都喜欢粘干粮。
大黄米我淘了一斗六，
蒸粘糕筋筋叨叨的好比腊坨黄。
做豆包撒粘糕是我拿手活计，
当婆婆待媳妇我还是个外行。
盼媳妇她回来把根扎住，
老婆子我脸上也有光。
为轧面我今天起了个早，

（白）使毛驴，老柴头他要是知道，哼！
要要官腔！
没听说使毛驴还得排号，
你说他订的这叫啥规章！
碾子烧热把套拴好，
我挽挽袖子把驴套上。

〔下，不时传来吆喝驴声。

〔柴振和农民打扮，慌慌张张地急上。

柴（念）槽头少头驴，叫我好着急！

（白）那匹要下驹的乌嘴驴，一眼没照到，不见了，真怪呀，不用问一定是叫谁起早牵走去推碾子去了。（望碾房）

啊！真打这话上来了。（凤上）大嫂，你这是干什么？

凤（白）我轰鸡，你还管着了！

柴（白）你看看，你把它赶那么快，这是推电碾子呐！赶快卸下来！吁！

凤（白）他大叔！他大叔！

柴（白）我看你是想吃驴肉，你没看它肚子都打横了嘛，都快要下驹了！

凤（白）它不是还没下吗！

柴（白）驴掉驹你负责任呐？

凤（白）哟！你怕驴掉驹得不着奖啊，是不是？

柴（白）你别歪！你别歪！（欲闯进碾房）

凤（白）（拉住柴）他大叔哇，你咋这么跟我过不去地！

柴（白）是你跟队上过不去！我是饲养员，你问谁了就使驴！

凤（白）哟！这驴也不是你老柴头的。

柴（白）是队里的，也是我的。

凤（白）我就不让你牵走，也不是你自家的。

柴（白）不是我自家的，我才管呢。

凤（白）是你自家的，我都不稀罕使！

柴（白）我跟你没话！（又要进碾房，凤扯住一只胳膊）

凤（白）你干啥？你干啥？

柴（白）老凤婆子，你跟别人胡搅蛮缠行啊，我不怕你！

凤（白）你可气死我了！

凤（唱）我跟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

大清早你跟我找别扭。

队里的毛驴有我一份，

你横扒拉竖挡不知羞。

柴（唱）队里的规矩大家得遵守，

偷使毛驴理不周。

再者说毛驴有驹不能使，

你跟队里净找香油。

凤（唱）要使要使偏要使！

柴（唱）有我柴振和你休想要滑头。

凤（白）嘿嘿嘿……他柴大叔，你看咱们谁和谁呀，还值得你生那么大的气呀！剩几圈了，你就叫我把它轧下来吧。

柴（白）一圈也不行，这驴有驹谁也不能使，再说明天才轮到你们呢。

凤（白）我不是等着急用嘛！

柴（白）不行，我是没偏没向啊。

（火又上来了）

凤（白）不行能咋的，我偏使！

柴（白）我就不让你使！（闯进碾房）

凤（白）你干啥？你干啥！你还想打人是咋的？（柴幕后声：驾！驾！）怎么？他把驴给我卸下来了？

啊！？他真把驴给我牵走了？老死倔头子，你是铁打的，我也不是纸糊的。说牵就牵；赶上你们自个家的驴了，你嘴含着怕化了，手托着怕吓着，拿块塑料布把它包起来吧。（柴幕后声：你别象一面老破锣似的，乱喊）你说啥？你说啥？我把你个老死倔头……不行，我得找队长去，你等着，你等着！

（下。柴上。）

柴（唱）风大嫂气不休来火不消；
这张咀厉害的象把刀。
偷使毛驴本来就不对，
歪三倒四硬把邪理挑。
保驹爱畜她不顾，
是非不分胡吵吵。

（白）这驴眼看快下驹了，她还下得眼使，这号人哪，真是俩兽医抬一头鼻疽驴——这算没治了。我寻思把那头小黑驴牵来给她轧轧得了，可那头小黑驴让李老二牵着挂掌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队里的牲口都在送粪，这怎么办呢？（向碾房）大嫂！大嫂！（四下望）唉，这人怎么还走了呢？一会儿碾子凉了，米冻了，还怎么轧呢？（思索片刻）我抱着碾杆给他轧了吧！（将外衣脱下，放在凳上，进碾房。）

（银春，城市女青年打扮，在音乐声中背挎包欢快地走上。）

银（唱）数九隆冬开腊梅，
山野丘陵戴白盔。

你看那治山治水人成队，
劳动生产你赶我追。
银春我立志学前辈，
这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为了这山河更加美，
祖国面貌更光辉，
党的话儿心头记，
革命的路上百折不回。
起早我把路程赶，
恨不得身轻如燕插翅飞。

银（白）组织上批准了我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请求，乐得我一宿都没睡好觉。民鹏这些天工作很忙，没时间送我回来。可是，我还没见过婆婆的面，不知道婆婆家住在哪呢！这可怎么办哪？（四周张望）我找个人问问。（幕后声：老柴头！驴要下驹啦！快来呀！）

〔柴振和手端簸箕，急匆匆地上，边走边说。〕

柴（白）来了！来了！怎么？驴要下驹了，这可太好了！唉呀，这面还没筛完哪！

银（白）大爷！怎么啦？

柴（白）队里的驴要下驹，得我去照顾，可这碾子又没人看——

银（白）大爷，我替你看一会儿吧！

柴（白）那敢情好，谢谢你了，姑娘！（欲下）

银（白）大爷你等一等！（边说边拿过柴的外衣）出了一身汗别闪着，把衣服披上再走。（给柴披上）

柴（白）你要不说，我差一点忘了。谢谢你，姑娘！（下）

银（白）看这位大爷忙得这个样，我替他把手筛出来。（进碾房）

〔远处传来凤的吵吵声，渐渐逼近：“好啊！你个老柴头子，我看能把你扬崇到哪去，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凤气冲冲地上。〕

凤（念）人要不顺茬，喝水都塞牙！

（白）队长也不知上哪去了，可真气死我了！（幕后·银声：噢嘶！）哟！这是谁？这么大胆子。我还没轧完，就来抢碾子……她……安的啥心眼子？（银满身是白面走出）

银（白）大娘！

凤（白）你是谁家的，来抢碾子？

银（白）大娘！你跟谁上这么大的火呀？

凤（白）啥火不火的，你没看那米是我的么！

银（白）噢！大娘！你别误会，我是替那个老大爷看碾子的。看你们老夫老妻的还争啥呀？

凤（白）唉！这是哪跟哪呀！

银（白）怎么你们俩不是一家的呀？

凤（白）唉！我问你，那个老头他是谁？多高个，穿什么衣裳？

银（白）这么高的个，扎条围裙。

凤（白）那是老歪头子。说了半天零一早晨，他不让我轧面，倒轧起他自己的来了。我问你，他上哪去了？

银（白）他回队里看驴去了。

凤（白）哈哈！凉锅贴饼子，溜了，怕我不答应他呀！这回

呀，我跟他没完。

凤（唱）老柴头仗势欺压人，
硬掐脖牵走驴他安的啥心！
他又来轧他自己的面。

（白）我可不能

（唱）把这窝囊气吞。

银（白）大娘，有话你老慢慢说，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

凤（白）这不是嘛，要过年了，淘点米，轧点面，他把我家排到第七班去了，那还得明几个才能轮到。今天我起早牵头驴使了，他横扒拉竖挡的不让。驴有驹是不假，轧点面还能掉驹？我看他是怕驴掉驹得不着奖！

银（白）大娘，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毛驴有驹，大家都得保护，这是人人应该遵守的制度。

凤（白）这叫啥傻巴主意！我可真不惯！

银（白）大娘啊！

（唱）队里毛驴可能不多，
这几天家家都要淘米蒸饽饽，
大家伙要都挤在一块轧，
你说是先给轧哪个？

排上班轧面倒是个好办法，
这样做我看挺适合。

凤（唱）说什么适合不适合，
他为啥单把我的往后拖？
纯粹想欺侮我叫我没有辙，

硬把驴牵走，掉驹叫我来负责。

叫人多憋气呀，

我有冤对谁说？

银（白）大娘，怎么忙也不差这一天呐，再说刚进腊月门，
淘米你老忙啥的！

凤（白）我不是等着急用么！

银（白）大娘啊！

（唱）家有特殊情况去和饲养员讲，
你要和他好好商量。

凤（白）我跟他商量啥呀，包公脸死不开面！

银（唱）队里的财产大家得爱护，
集体主义思想人人赞扬。
个人的小算盘不能打，
损公利己不应当。

凤（白）哟！我怎么又损公利己了？

银（唱）毛驴带驹不能使，
偷着使用不妥当。

凤（唱）就算我偷使毛驴不太对，
他不该骂吵吵的瞎嚷嚷。

银（唱）他为公为社为集体，
这种精神应该赞扬。

凤（白）你是他什么人哪？向着他说话。

银（唱）我和他一无亲来二无故，

凤（唱）我看你狗咬耗子多管闲勾当。

银（唱）不是我年青人好管闲事，

和解和解有何妨。

(白)大娘，你老好好想想吧！

凤(旁白)哟，这姑娘还怪会说话的呢。看样子好象是个工作组的人。干部下乡都帮老百姓干活，一定是了。我可得把今天这事儿跟她说清楚，可别让她寻想我怎么落后似的。同志啊，同志！你听着：

(唱)老柴头办事有偏有向，
心眼长在肋巴上。
我烧热碾子他强占，
把我米面扔在一旁。
米要冻了不能轧，
损人利己这叫什么勾当！
口口声声说他公道，
这也叫他的责任心比我强！

银(白)真是这样，就是他的不对了。

凤(白)他就是那号人。

〔柴边叨咕边乐呵呵地上。〕

柴(白)下了个好体面的小驴驹！看碾子受累了吧？姑娘，大嫂，你回来了？

凤(白)我凭什么不回来！

柴(白)你偷着使驴，还有理了咋的？

凤(白)你抢人家现成的碾子，你咋不说说呢。你办的这叫啥事呀？多自私！

柴(白)我多咱抢碾子来着？

银(白)看你们俩，为轧点面掰了和气多不好。

凤（白）你当这位同志好好检讨检讨吧！

柴（白）我检讨啥呀？

凤（白）你凭啥不叫我使驴？

柴（白）不遵守队的制度，就是不让使，这是为大伙。

凤（白）呸！不害臊！

银（白）大爷！不让使带驹的驴，这是对的，可你咋又
来……

柴（白）我是抱着碾杆轧的。

银（白）你不让人家轧，轧自己的这也不算公正呀！

柴（白）轧我自己的？

凤（白）我非给你扬巴了不可！（气冲冲地奔碾房）

银（白）大娘，你这是干啥？（一把没拉住，凤闯进碾房，
伸手抓起两把面，举得高高地走出来）

柴（白）你不能糟踏粮食！

凤（白）你把我的米整哪去了？

柴（白）（指碾房）那不是吗！

银（白）碾房就那一份面。

凤（白）我把冻米背到你家炕头上去！（凤又闯进碾房）

柴（白）大嫂，（着急地）你好好看看，那面到底是谁的？
（这时凤发现是自己的米轧成了面，又返回来）

凤（白）他大叔……这个……

银（白）大娘，怎么了？

凤（白）同志，他轧的是我的面哪！

银（白）你不说是他的么？

柴（白）谁说是我的啊！

银（白）这是怎么回事呀？

柴（白）这是怎么闹的呢？

凤（旁白）他们俩都蒙登了。

银（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凤（唱）这件事不用遮来也不用我盖，

都怪我心眼歪闹出笑话来。

刚才你回到生产队，

这同志在这把面筛。

她说是为你把碾子看，

我和她差一点没把脸来掰。

我上火人家不上火，

句句话儿暖心怀。

我当你给自己来轧面，

哪曾想为别人劳累白挨。

都怪我都怪我老婆子眼光短，

老脑筋直到现在才打开。

你真是队里的一把看门锁，

为大伙再厉害点那也是应该！

（白）我当你轧的是自己的面呢，谁想到你是给嫂子我轧的，这可太对不起啦！

柴（白）没啥，没啥！

凤（白）我当这位同志（指银）可没说你啥呀。

柴（白）说也不怕呀。

银（白）大娘可真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呐！

凤（笑）嘿嘿！

柴（白）大嫂，还怪我刚才批评你偷使驴，我要不卸下来，
一头活蹦乱跳的小驴驹，就下在碾道啦！

凤（白）怎么？真下驹了？

柴（白）可不是咋的！

凤（白）唉呀！要下驹的驴我还使了老半天。

银（白）这可是你抢碾子闹的险事呀！

柴（白）你咋单在这个节骨眼上偷使驴呀？

凤（白）唉！你们哪知道哇！

（数板）昨天城里捎来信，
说我儿媳妇要下乡，
我为她多淘了五升米，
等媳妇回来尝一尝。
为使驴我昨天去找队长，
他叫我和你商量。
我知道你是队里把家虎，
不用问一借准不妥当。
背着你我偷把驴来使，
起早牵驴进碾房。

柴（白）有这事你咋不早说呢！头一天跟我说了，给你串一班不就得了嘛。

凤（白）我不是怕你厉害嘛！

柴（白）再咋厉害，正经事哪能不答应呢。

银（白）大娘，现在的年轻人哪，和你们年轻的时候可不一样了，人家下乡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用着你老张罗那些个啊？

柴（白）这姑娘说得对呀。（进碾房）

凤（白）你们哪知道当婆婆的心思！

银（白）大娘，你贵姓啊？

凤（白）姓凤。

银（白）你没过门的儿媳妇叫啥名子？

凤（白）儿子来信说，叫……叫银春。

银（白）银春？

凤（白）怎么，你认识？（银羞，低头不语。）啊！不认识啊！（下）

银（唱）说来说去原来是婆婆，

真叫人哭不得来笑不得。

这老人啊可真是好厉害的咀，
没理也能来上三个回合。

看起来我这媳妇不大好做，
我今后还得耐心把她劝说。

〔凤上。〕

凤（白）这面轧的这个好！

银（白）大娘，刚才这件事……

凤（白）唉！可别提了，咱们娘俩一见面就怪对劲的呢！等一会儿到大娘家坐一会儿去。

银（白）不！今后我就长期住下了。（柴上）

凤（白）（一愣，向柴白）他大叔，把干部安排到我家了？

这是谁的主意呀？我媳妇回来可怎么办哪？

柴（白）看，又触动个人利益了不是！

凤（白）你看我说了么！（向银）好哇！好哇！就住在我媳

。 妇那铺炕上吧，年轻人合得来，跟她做个伴儿。

银（白）不！

凤（白）不啥，别外道。我听队上的，你就听我的，咋安排咋是。唉！可是的同志啊，你是公社派来的还是县里派来的呀？

银（白）我是从民鹏那儿来的。

凤（白）怎么？你是民鹏打发来的！

银（白）是呀！

凤（旁白）哎呀，这是银春回来了！在媳妇面前出了丑，这成什么样子，叫人家多笑话啦！

银（向柴白）大叔，你过来，我告诉你点事。（和柴耳语，凤又过来拉柴。）

柴（白）哎哎！我这个小皮马褂子还要呢！（凤和银同时对柴耳语，柴大笑）哈哈……这出戏可唱热闹了，原来一个是——

银（白）婆婆。

柴（白）一个是——

凤（白）媳妇。

银（白）妈！

凤（白）唉！唉！唉——（众笑）

银（白）刚才我说话有些冒失，你老可多担待着。

凤（白）这是哪的话呀，妈我都老糊涂了，说话有些颠三倒四的，刚才呀——啊嚏！

柴（白）你这是怎么了？

凤（白）我呀，我这两天有点伤风啊。